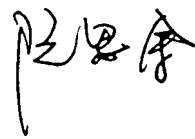


# 民主社會主義與當代中國走向



最近幾年，中國大陸學術界關於民主社會主義<sup>①</sup>與當代中國走向的討論非常熱烈，也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觀點。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這一爭論？鑒於此，我們首先必須釐清關於這一爭論的主要觀點。在此基礎之上，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就是，中國的社會政治現實是否正在向民主社會主義邁進，或有可能向民主社會主義邁進？

## 一 關於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國前途的論爭

自從2007年2月謝韜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以來<sup>②</sup>，中國知識界掀起了最近一波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討論熱潮。概括來說，關於民主社會主義與當代中國走向的討論，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民主社會主義唯一論。這種觀點主張，民主社會主義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唯一的選擇，捨此無他。其經典表述是，「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sup>③</sup>。其典型代表人物是體制內具有反思意識與憂患理念的知識精英，比如謝韜。謝韜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當代馬克思主義就是民主社會主義，而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民主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中國化；民主社會主義是人類的希望，當然更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的希望<sup>④</sup>。

二、自由主義民主唯一論。這種觀點認為，民主社會主義不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而中國未來發展首先必須建基於自由主義，因為憲政的基礎和理論框架只能是自由主義。其經典表述是，「只有自由主義民主才是真民主」。這一思想的來源是薩托利 (Giovanni Sartori) 關於自由主義民主的經典論述：「要麼是自由主義民主，要麼甚麼民主都不是。……摒棄了自由主義的民主，真正能看到的不過是這個詞而已，也就是用作修辭手段的民主，因為杜撰出來的人

自從2007年謝韜發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以來，中國知識界掀起了最近一波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討論熱潮，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民主社會主義唯一論；二、自由主義民主唯一論；三、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版論。

民支持，可以贊助最橫暴的奴役。……只要自由主義的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sup>⑤</sup>其典型代表人物是自由主義學者，比如徐友漁、任劍濤。

自由主義論者從學理到經驗，嚴格區分了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他們針對在中國大陸發展民主社會主義，尤其是跨越自由主義發展民主社會主義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在他們看來，這似乎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韙，也是試圖否定自由主義，因為憲政的基本原理和價值選擇只能是自由主義，而不是民主社會主義。因此，他們認為必須堅持一個前提，這就是承認自由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基礎，發展民主社會主義是為了推進憲政民主。在此前提之下，方可討論發展社會民主主義的問題<sup>⑥</sup>。

易言之，針對謝韜等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唯一論」，自由主義論者也提出一個「唯一論」，這就是，傳統社會主義的唯一前途就是自覺地走向自由主義，捨此無他。因為只有自由主義提供了系統的改革方案，否則只能是論者的自娛自樂。儘管如此，他們也承認，民主社會主義在中國大陸還是有一定的市場與存在的價值。但是，他們並不看好民主社會主義的前景，而只是將其視為走向自由主義的一種策略性選擇<sup>⑦</sup>。

三、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版論。如果說，前兩者要麼期待在中國實現民主社會主義，要麼拒斥民主社會主義，那麼「中國版論」則認為，實際上，中國正在向民主社會主義邁進。其經典表述是，「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是當今民主社會主義的一朵奇葩」。其代表人物是國內一些民間學者與海外學者，比如吳稼祥、鄭永年、曹天予。恰如斯拉溫 (Boris Slavin) 所言，民主社會主義至少有兩種模式：一是西方改良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這一理論模式轉型為社會民主 (social democracy) 的實踐；二是克服官僚主義以及教條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後者主要存在於中國以及前蘇聯<sup>⑧</sup>。

吳稼祥指出，世界上存在兩種版本的民主社會主義：一種是西歐版民主社會主義，另一種是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區別在於，前者是結構上的民主，還不是本質上的社會主義；後者在性質上是社會主義，但還需要爭取結構上的民主<sup>⑨</sup>。鄭永年認為，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胡溫新政以來，諸如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整合與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等執政理念，都充分反映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念。就政治體系的國際接軌來說，選擇民主社會主義不失為一種現實的選擇<sup>⑩</sup>。曹天予指出，公正問題與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標誌着中共在經濟問題上已經從1990年代中後期的新自由主義取向轉為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而在信念與價值觀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沒有任何區別<sup>⑪</sup>。

## 二 中國轉向民主社會主義的多重表徵

兩個「唯一論」主要關心的是從學理上澄清中國是否適合走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且表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一個是熱切呼喚，一個是冰冷拒斥。

如果說，兩種「唯一論」要麼期待在中國實現民主社會主義，要麼拒斥民主社會主義，那麼「中國版論」則認為，實際上，中國正在向民主社會主義邁進。其經典表述是，「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是當今民主社會主義的一朵奇葩」。

尤其是自由主義的純粹學理推演，得出的必然結論就是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冰冷拒斥。這種論證自有其合理之處。畢竟，當今中國的諸多問題確實需要自由主義既猛又狠的藥方予以對症下藥；加之，民主社會主義的諸多論點也是來源於自由主義。

然而，自由主義者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們不是從審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發展模式的變遷邏輯出發，更不是站在中共可能選擇的立場出發來討論問題，而是帶有太多的知識份子一廂情願的意氣與對自由主義單向度的激情擁抱論事，因而不可能、甚至不願意對近年來中國為甚麼會趨於民主社會主義做出合乎中國實際發展情況的解釋。

如果說兩個「唯一論」都是從理論上試圖論證民主社會主義與當代中國走向的選擇問題，那麼「中國版論」則不同，它不太關心理論推演，而是直接從現實出發，指出中國實際上已然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軌道。

「中國版論」已經就中國為何會走向民主社會主義做出了一定的解釋，但還不能更深入地對中國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給出一個明晰的、系統的解釋。這種論說指出，其實中國對民主社會主義的選擇，主要是因為對改革前途不明朗、但又必須回應全社會對改革不滿的期待，而逐漸接受民主社會主義的。鄭永年指出<sup>②</sup>：

隨着市場經濟的確立和在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諸多經濟社會甚至政治問題，近年來中國社會各界對「中國向何處去」表現出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但與此同時，無論是所謂的「右派」還是「左派」，都對中國發展的方向感到迷惑。……因此，最近這些年，中國方面派出很多代表團到歐洲考察。民主社會主義也很自然在中國內部政策話語上開始佔有重要性。

質言之，民主社會主義的中國化，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 (一) 從西歐版民主社會主義到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有多種實現形式。一談到民主社會主義，人們就會強調其發展的前提條件。比如，發達的現代工業基礎、比較完善的議會制度、強有力的工會組織、福利國家，甚至一定程度上還包括海外殖民<sup>③</sup>。實際上，這裏所強調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條件，是建立在相對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基礎之上，而發展中國家並不具備這些條件。對相當一部分人來說，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具備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條件。

於是，我們需要追問，民主社會主義是否只有這樣一種發展模式？事實上，民主社會主義本身就是社會主義內部分裂重組的結果。因此，它從不追

民主社會主義本身就是社會主義內部分裂重組的結果。因此，它從不追求一種純而又純的單一發展模式。如同民主社會主義論者不會承認蘇聯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式一樣，他們也強調民主社會主義本身就是形式多樣的。

求一種純而又純的單一發展模式。如同民主社會主義論者不會承認蘇聯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式一樣，他們也強調民主社會主義本身就是形式多樣的。按照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主張，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論斷：「世界經濟不發達地區的人民開始認識到，在他們爭取民族自由、提高生活水平的鬥爭中，社會主義是一種思想武器。鬥爭條件的多樣性產生了民主社會主義的不同表現方式。」<sup>⑩</sup>於是，我們自然對上述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條件提出質疑，它們只能說是民主社會主義某種發展模式的條件。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實際上已經對之做出了清晰的回答。

除了民主社會主義自身所宣稱的多種實現形式之外，實際上，上述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特色就內在地蘊含着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兼容並蓄、廣納百家的理論，自然不會太過保守、拘泥於某一種實現形式。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來說，中國的民主社會主義色彩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典型樣板。近年來，尤其是十六大以來，中共極力宣稱要吸收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資本主義文明的優秀成果。這就拓展了傳統社會主義的理論框框，將革命社會主義的理論與現代政治文明的碩果有機鏈接起來。自由、民主、博愛、平等、公正等理念已然成為中共高層的口頭禪。雖然這不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獨家產品，然而，這些無疑正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精髓。前述「中國版論」的民主社會主義業已清晰地指出了這樣一個既定事實：作為一種思想武器的民主社會主義，不一定非得具備政治民主、階級鬥爭、海外殖民等條件，才能有所作為，它完全可以花開百家、百家爭豔。

民主社會主義沒有局限於某一理論傳統，而是積極吸收與共享各種流派的思想，諸如社會主義對同情和共同人性的信仰、自由主義對機會均等與積極自由的訴求，以及保守主義對家長式義務和關愛意識的推崇。民主社會主義堅持其理論原則：福利主義、再分配以及社會正義。

## (二) 從革命社會主義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是一個開放的理論體系。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大特色在於其強調目標的優先性；此外，為了追求目標的一致性，不苛求信仰的僵化性。1951年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社會黨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社會黨國際原則聲明：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寫道：「民主社會主義是一場國際運動。它絕對不要追求一種僵化的千篇一律的見解，無論社會主義者的信仰是從馬克思主義或其他理論為基礎的社會分析的結果中、還是從宗教或人道主義的基本原則中推導出來的，反正都一樣，大家都努力追求一個共同的目標：一種實現社會公正、高度福利、自由與世界和平的社會制度。」<sup>⑪</sup>實際上，這說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綜合吸納能力。它淡化了無聊的意識形態的爭論，規避了僵化的思想路線的討伐。問題在於，如果就此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沒有信仰」，似乎不太恰當，因為其目標本身就是一種「信仰」。

民主社會主義這種信仰的特色，說明了其理論體系的開放性與統攝性。它以社會主義思想為基礎，兼容並包、廣納百家思想而自成一體，確實頗有特色。民主社會主義沒有局限於某一理論傳統，諸如社會主義或者自由主義，而

是積極吸收與共享各種流派的思想，諸如社會主義對同情和共同人性的信仰、自由主義對機會均等與積極自由的訴求，以及保守主義對家長式義務和關愛意識的推崇。不管它綜合了多少思想，民主社會主義都堅持其理論原則，這就是福利主義、再分配以及社會正義<sup>⑥</sup>。民主社會主義正是通過這種廣泛的思想嫁接，逐漸形成了其思想主張。

關於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關係問題，伯恩施坦 (Eduard Bernstein) 有兩個觀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民主社會主義是自由主義的正統的繼承者。如果「說到作為世界歷史性運動的自由主義，那麼社會主義不僅就時間順序來說，而且就精神內容來說，都是它的正統的繼承者，而且這一點也在實踐中、在社會民主黨必須對其表示態度的每一原則問題上表現出來。當社會黨綱領的某一經濟要求將以某種方式或者在某些條件下實現時，如果這些方式或條件看來會嚴重危害自由的發展，那麼社會民主黨從來不惜對此採取反對的態度。對於它來說，保障公民自由始終要比實現某種經濟要求佔更高的地位」<sup>⑦</sup>。

第二，社會主義是有組織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要能夠表現為一個更為深遠的普遍的社會原則，這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任務。因為，個體自由只有通過有組織的手段才能成為一切人都能得到的自由。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伯恩施坦將社會主義視為有組織的自由主義。實際上，也沒有任何自由主義思想同時不包含社會主義的思想內容<sup>⑧</sup>。

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與當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民主社會主義表現出更多的警惕與質疑相反的是，早在1920至40年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民主社會主義表現出了極大熱情，英國政治理論家拉斯基 (Harold J. Laski) 也一度成為胡適、張君勱、羅隆基等人的精神導師。他們將拉斯基的費邊主義 (Fabianism) 與社會主義主張的公正、平等等思想結合起來，形成了一整套改造中國的方案，從而在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中開出了民主社會主義之花。甚至可以說，民主社會主義曾一度成為自由主義思想體系裏的主流觀念。按照留英歸來的蕭乾的說法，那時的自由主義可以替換為民主社會主義，亦即，自由主義者也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恐怕那一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留給我們的思想遺產，即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試驗，值得我們反覆咀嚼<sup>⑨</sup>。

一旦我們放眼當今的社會主義之時，不難發現，不管哪個國家與地區的專制社會主義瓦解之後，其主導的思想都不是某一種「主義」，而是嫁接後的「綜合」思想，然後，冠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最好的明證。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標籤意義實無本質區別。如果要進一步追問，你這「××特色社會主義」是啥？恐怕很難得出一個共識性的結論。這就是為甚麼1990年代以來，關於東西意識形態流行的說法大行其道：社會主義愈來愈像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愈來愈像社會主義。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的流行語莫不如此：華盛頓向左拐，北京向右拐。誠然，這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說本身也體現了其開放性的特徵。

不管哪個國家與地區的專制社會主義瓦解之後，其主導的思想都不是某一種「主義」，而是嫁接後的「綜合」思想，然後，冠之「××特色社會主義」。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標籤意義實無本質區別。

### (三) 從反思蘇聯社會主義到摒棄專制社會主義

長期以來，民主社會主義與蘇聯(專制)社會主義這二者之間充滿着敵意。就其產生而言，圍繞着蘇聯社會主義而發生的無產階級內部的徹底分裂，導致了民主社會主義與蘇聯社會主義的分道揚鑣。鮑威爾(Otto Bauer)認為：「俄國革命向無產階級指出了達到目的的另一條道路：憑藉暴力建立不加掩飾的殘暴的無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對民主制的失望和對俄國革命的嚮往，使無產階級走上布爾什維主義的道路。但是在西歐和中歐，無產階級在這條道路上遇到了和俄國迥然不同的障礙。於是，思想發生了分歧。蘇維埃專政還是民主——這一爭論使無產階級分成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使社會民主黨本身發生了分裂，使國際四分五裂。」<sup>20</sup>由此，選擇蘇維埃社會主義還是選擇民主社會主義，也就意味着是選擇專政還是選擇民主，是選擇成為一名共產黨人還是選擇成為一名社會民主黨人。

民主社會主義堅稱蘇聯社會主義並非真正的社會主義。蘇聯這種「特殊的社會主義」的前途必然要走向民主社會主義。實際上，民主社會主義不僅反對專制的蘇聯社會主義，而且反對任何形式的專政、剝削與極權。

作為超越專制社會主義而推出的思想產物，民主社會主義極力批判蘇聯社會主義的專政色彩<sup>21</sup>：

一個由無產階級(它本身在俄國人民中只是一個很小的少數)中很小的少數人統治着的國家具有無限的至高無上的權力，這是俄國社會主義的特色。……如果說這是社會主義，那麼這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社會主義，一個專制的社會主義。因為在這裏社會主義並不意味着勞動人民自己支配他們的勞動資料，領導他們的勞動過程和分配他們的勞動所得。相反地，社會主義在這裏意味着：一個脫離人民、只代表人民中極少數凌駕於人民之上的國家政權支配着人民的勞動資料、勞動力、勞動過程和勞動所得，並以強制手段使人民的一切力量服從他們的勞動計劃，納入他們的勞動組織。

正是如此，社會黨國際的聲明更是明確指出，所謂的共產黨人已經把社會主義搞得一塌糊塗<sup>22</sup>：

當社會主義向全世界傳播的時候，新的力量正在威脅走向自由與社會公正的發展。自從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以來，共產主義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因此在許多國家，社會主義的實現被推遲了幾十年。……共產黨人妄稱繼承社會主義傳統。實際上，他們已經把這個傳統歪曲得面目全非。共產主義已經僵化成一種教條主義，它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處於不可調和〔的〕對立之中。……當社會黨人力求通過消除資本主義階級社會來實現自由與社會公正的時候，共產黨人卻致力於加劇社會階級分裂，但只是為了建立一個單獨政黨的專政。

由此可見，民主社會主義堅稱蘇聯社會主義並非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蘇聯這種「特殊的社會主義」的前途必然要走向民主社會主義。鮑威爾指出，「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對於民主制的戰勝，而是走向民主制的一個發展階段。……這個階段至多將維持到俄國人民群眾在文化上成熟到足以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的時候為止」<sup>③</sup>。實際上，民主社會主義不僅反對專制的蘇聯社會主義，而且反對任何形式的專政、剝削與極權。誠如社會黨國際原則聲明所言：「任何專政，無論出現在甚麼地方，都構成了對所有國家人民自由的威脅，所以也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任何對人的剝削，無論是通過強制勞動，還是通過損害基本人權，無論是為了私人資本的超級利潤，還是以一種政治專政的名義，都威脅到所有國家人民的物質與道德的生活水平。……民主社會主義譴責任何極權主義制度，因為它們損害了人的尊嚴。」<sup>④</sup>

如前所述，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並非完全處於對立的關係，相反，它們分享諸多共同價值，諸如自由、公正、權利。聯繫當下中國的現實，我們既不是自由放任太多，又不是福利太多，而是這兩面都很缺乏。同時，自由主義者與民主社會主義者都共同反對民粹主義和專制主義。這就是說，他們之間存在着相當程度的共識。可是，奇怪的是，他們在中國卻是水火不相容。中國的問題不在於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彼此對立，而在於要防止他們各自滑向另一個對立面：自由主義要警惕寡頭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要警惕民粹主義。正如秦暉所說，「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sup>⑤</sup>。

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在全能主義逐漸瓦解、改革開放大行其道之時，中國走向民主社會主義與否的討論正當其時。易言之，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熱情呼喚，恰好說明對革命社會主義、蘇聯社會主義、經典社會主義的反思已然提上議事日程。革命社會主義向何處去？是延續革命社會主義的老路，還是走向民主社會主義，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更是一個亟待深入挖掘的理論問題。誠然，革命社會主義的老路已然走不通。改革開放三十餘年實際上就是逐漸告別革命社會主義，不斷尋求新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歷程。就此而言，在革命社會主義逐漸退潮之時，民主社會主義呼之而出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這種呼喚，實質上內蘊着對新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樣式的祈求。

非常值得玩味的是，在談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改革的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基本價值委員會副主席邁爾(Thomas Meyer)發現，中共的改革或者面臨的問題與他們有諸多相似之處：1、新經濟，即經濟改革。在減少國家干預的同時，如何在經濟增長與減少就業之間保持平衡？2、新福利，即改革福利國家。在堅持福利國家的基礎上，如何在經濟增長、社會活力與個體責任之間尋求平衡？3、新治理，即改變執政方式。在一個極端複雜、分散化和動態的現代社會中，國家、市場和社會之間如何協調一致？個體的權利與義務又如何分配？4、新政治，即改變競選策略。在社會群體日益分化的形勢之下，如何爭取更多選民的支持？5、新社會，即改變公正、平等觀。社會到底需要甚麼樣的公正觀與平等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實際上就是逐漸告別革命社會主義，不斷尋求新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歷程。在革命社會主義逐漸退潮之時，民主社會主義呼之而出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這實質上內蘊着對新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樣式的祈求。

觀？6、新國際，即跨國調控。如何建立一個調控全球化市場的政治制度？對於中國來說，這些都是全新的挑戰。比如，中國需要在建立「政府—市場—公民社會」的制度架構上作出更多努力。如同德國社會民主黨爭取新中間或者中等階層的支持一樣，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也是在努力擴大執政基礎。公正、平等問題對於當下中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中國與德國的政治家都在搞實用主義。中國的實用主義可以披上意識形態的合法外衣，而在發達的媒體面前，德國卻愈來愈難以這樣做<sup>29</sup>。

### 三 結語：變美妙的設想為真實的生活

在傳統社會主義失敗之後，民主社會主義被視為一種追求更加美好的社會的選擇，其自由、公正、團結的價值導向切中了社會政治生活的要害，因而對人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正如有論者所言<sup>30</sup>：

在傳統社會主義失敗之後，民主社會主義被視為一種追求更加美好的社會的選擇，其自由、公正、團結的價值導向切中了社會政治生活的要害，因而對人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當今中國已經逐漸步入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軌道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所有這一切使我們有理由指出，社會民主主義的時代並不像拉爾夫·達倫多夫所輕率斷言的那樣已經結束。決非為此。儘管社會民主主義模式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但社會民主主義仍舊是唯一能夠不用犧牲平等而獲取自由的制度化的運動。雖然社會民主主義的戰略肯定未給我們帶來社會主義社會，但它至少能夠使資本主義「文明化」並使建立在市場經濟原則基礎上的社會不那麼殘酷無情和非人道。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也就是逐漸告別革命社會主義的歷程。按照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ános Kornai）的說法，這一轉型具有如下特徵：市場化、私營部門的發展、宏觀非均衡的再生產、一個立憲政體的發展、民主制度的發展，民族團體的重新定義、福利提高中的不公平<sup>31</sup>。無論是繼續完善這種轉型，還是走出轉型的困境，在既有體制不發生根本性變革的前提之下，都需要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方案。新社會主義方案亟需的一個重大突破在於，它需要的不僅是一個量的變化，不僅是選舉權的又一次擴展或者代議制度對於行政權力的進一步干預，而且需要進行一次史無前例的、新的民主形式的質的飛躍<sup>32</sup>。

如前所述，不管是自由主義者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冰冷拒斥、體制內精英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熱情擁抱，還是民間學者與海外學人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如實接納，不管我們承認與否，當今中國已經逐漸步入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軌道應該是不爭的事實。易言之，中國轉向民主社會主義的諸多實踐，或許正是尋求這種新的民主形式的質的飛躍的一種嘗試。問題只是在於，如何將民主社會主義的這些美妙的設想變為人們可感知的、真實的政治生活。這是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所努力的方向與目標所在。



## 註釋

- ① 有不少論者在行文中並不對民主社會主義 (democratic socialism) 和社會民主主義 (social democracy) 加以區分，而本文也暫且對此不擬討論。
- ②③④ 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頁1-8；8；7-8。
- ⑤ 薩托利 (Giovanni Sartori) 著，馮克利、閻克文譯：《民主新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445。
- ⑥ 徐友漁：〈自由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淺議憲政原理〉，《江蘇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頁6-11。
- ⑦ 任劍濤：〈在學理闡釋與實踐決斷之間——意識形態與改革的歷史定位〉，《戰略與管理》，2010年第4期，頁60-75。
- ⑧ 斯拉溫 (Boris Slavin) 著，胡文建譯：〈社會主義理論的若干爭論〉，載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編：《當代國外社會主義：理論與模式》(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9。
- ⑨ 吳稼祥：〈兩種「民主社會主義」〉，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data/15067.html](http://www.aisixiang.com/data/15067.html)。
- ⑩⑪ 鄭永年：〈中國為甚麼對民主社會主義感興趣〉，《聯合早報》(新加坡)，2007年10月16日。
- ⑫⑬ 曹天予：〈走向社會民主主義？——簡評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轉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8年8月號，頁5；10-11。
- ⑭⑮⑯⑰ 社會黨國際原則聲明：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中文馬克思主義文獻庫，[www.marxists.org/chinese/Second-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2International-1951.htm](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Second-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2International-1951.htm)。
- ⑱ 海伍德 (Andrew Heywood) 著，張立鵬譯：《政治學》，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58。
- ⑲⑳ 殷敘彝編：《伯恩施坦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274；275-76。
- ㉑ 許紀霖：〈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遺產——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回顧〉，《開放時代》，1998年第4期，頁13-20。
- ㉒⑳㉓ 鮑威爾 (Otto Bauer) 著，史集譯：《布爾什維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北京：三聯書店，1978)，頁2-3；67；74-75。
- ㉔ 秦暉：〈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當代中國「問題」〉，《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5期，頁90。
- ㉕ 邁爾 (Thomas Meyer) 著，羅雲力、張文紅校：〈托馬斯·邁爾教授訪談紀要〉，《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3年第3期，頁125-27；邁爾 (Thomas Meyer) 著，高靜宇編譯：〈現代社會民主主義：共同的基礎和爭論的問題〉，《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3年第1期，頁53-60。
- ㉖ 佩利卡尼 (Luciano Pellicani) 著，何小平譯：〈甚麼樣的社會主義？〉，載中央編譯局國際發展與合作研究所編譯：《未來的社會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頁205。
- ㉗ 科爾奈 (János Kornai) 著，肖夢編譯：《後社會主義轉軌的思索》(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頁53-70。
- ㉘ 伍德 (Ellen M. Wood) 著，尚慶飛譯：《新社會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152。